

中德文化叢書之一

魏蘭之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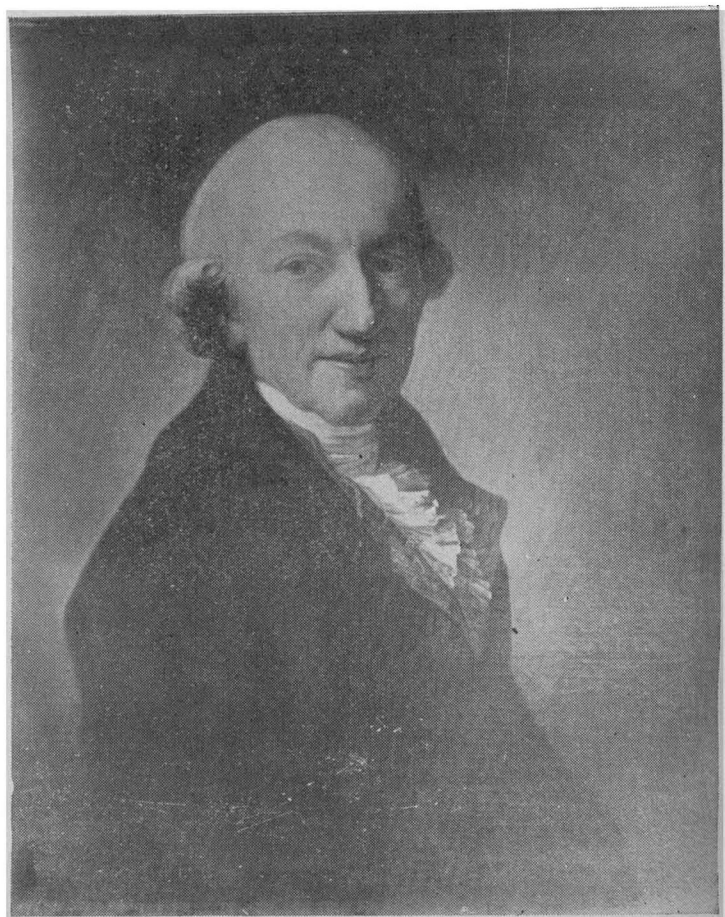
胡適題





中德文化叢書之一

魏蘭之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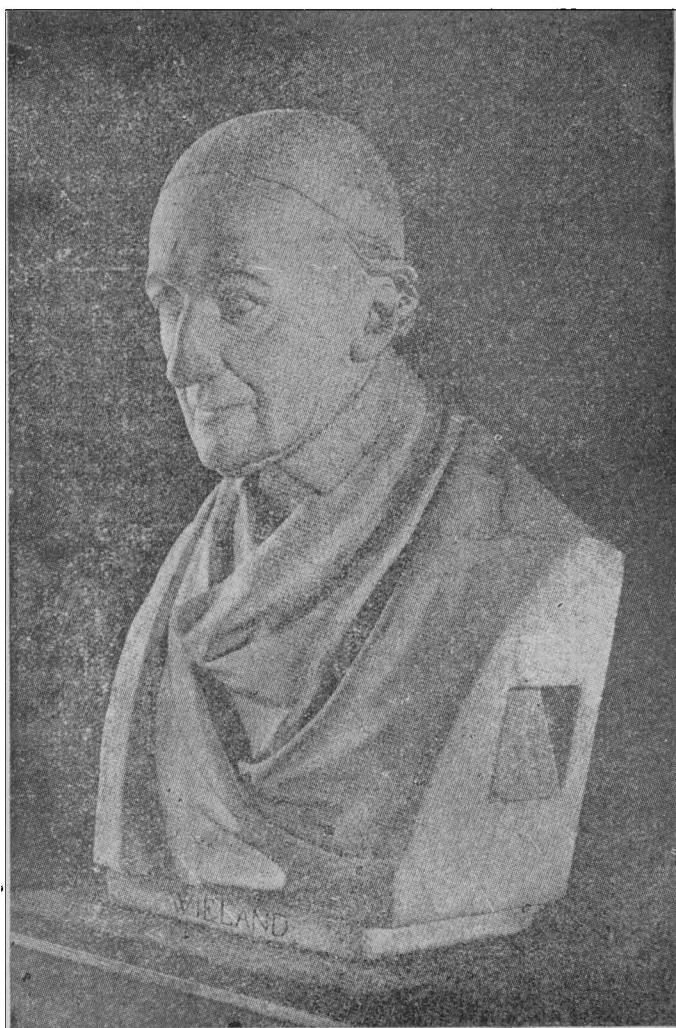


魏 蘭 肖 像

格 拉 夫 作

魏蘭肖像之二，係谷志根先生所作之酒
漆畫，曾被貝定克許爲罕見之畫像，並謂此
種精絕技術，將魏蘭畫得笑容可掬，後世誠
不多見云。





魏蘭塑像係夏陀所塑成於一八〇二年十月。時魏氏在魏瑪，雖魏蘭以所塑之像，每不足表其本來面目，不欲率爾令人塑其像，但特許夏陀君爲之，而夏陀君亦甚讚魏蘭之儀表豐彩，以爲德國知名之士中，其儀表富於藝術家趣味，具有詩人風度者，魏蘭其一人也。故夏陀所塑之魏蘭像最爲著稱且最真肖云。



魏 蘭 之 墓

目次

美之原型·····	一
魏蘭之生平及其著作·····	二
魏蘭追悼會歌德演說辭·····	二八
魏蘭驢影案·····	三八
嬌憨之女神·····	五〇
魏蘭年譜·····	六九

美之原型

魏蘭原著
賀麟譯

世間所愛應唯美，美感聖凡無殊致，藝術端在脫形骸，直體純美本真契。嗟彼俗子蔽肉感，深墮泥淖不知反！惟彼哲人識原型——縹渺純美之原型，乃係現實之反映；皎皎白日之光明，曷莫美型之顯現；灼灼薔薇之鮮妍，亦復出自此美源。勃役之徒執色相，何異小鳥縛枝上？水仙花頸玫瑰頰，留戀忘返終自喪！自然之美曷變滅！至人却能玩其常。此心玩常且探源，靈光栩栩復冉冉。大千世界悉道染，美化一切迄無邊。靈魂飛揚復擴展，飛飛向更高天。歡樂神溪取飲料，變滅有形非所滿。

魏蘭 (Chr. M. Wieland) 之生平及其著作

楊丙辰

爲紀念魏蘭誕生二百年作

克利斯陶夫·馬丁·魏蘭 (Christoph Martin Wieland)，這位德國大詩人底姓名在我們國近數年以來的文壇上已經不是生疏的了，尤其是在去年紀念葛德 (Goethe) 的文章中我們曾屢屢達到他的名子。但是特特寫一篇文章來介紹他，却是至今未有。他本來是生於紀元後一千

七百三十三年九月五日的到今年九月五日恰好是他的第二百個誕辰因此北平中德文化協會底同人們便想到藉這個紀念機會出一次專刊把這位詩人切實地介紹一番。

在這裏或許有一種懷疑會發生，因而竟要責我們過於愛作紀念文字了。因為魏蘭底價值究竟怎樣，果然值得我們的紀念，介紹麼？我們知道，魏蘭底著作在德國久已都無人誦讀了，況且在他在世之日，他的著作就受過人們激烈的反對，甚至連他的像片和著作都會被人們用火焚燒過的。這兩件事實的確與魏蘭底聲價以重大打擊，但這打擊却是外面的，而不是能與他的真正精神以致命傷的。魏蘭固然不能像葛德那樣有整個人類，整個世界的價值，然而他亦有他獨到的精神，優美的作品。優美的文筆，都是曾經與葛德以極宏深的影響的。他和葛德，釋勒（Schiller），赫德爾（Herder），雷興（Lessing），克羅普斯島克（Klopstock）都同為建立德國古典文藝（Klassizismus）的最主要份子；他能於克羅普斯島克所關創的崇高莊嚴一派剛性文字之外，獨闢一派輕妙優美的柔性文字，以與之對抗，因而便完成了德國一國文字上所能有的整個精彩，而使之無美不備。他這一派文字在德國文藝界裏的確亦會引起許多人們，許多作家底景仰欣慕，流風所被，

極其壯闊久遠，而受了這潮流最良好影響薰陶的，便是葛德。

在字句方面，魏蘭確係有些地方失檢，寫得過於香豔，甚至穢褻，但其行爲却一生高潔，而毫無可議處。他是德國近代偉大小說家底開始者，他是近代首先又把浪漫主義（Romantik）底寶藏給德意志民族打開的人。他的著作裏所表現的那憤世疾俗，鞭笞社會上僞善，僞君子，狗苟蠅營，眼光如豆的卑劣份子的態度，那滑稽的，諷刺的，嘲諷的，清晰流利的筆調，在在都是他的真精神底透露，而亦是增長他的價值，他的光榮，而真正值得介紹的事物。他的著作裏有這樣多的精彩，而他的同胞們竟會把他的著作忘掉，這真是不應該的，因此中德文化協會這次紀念他，介紹他的舉動，就頗含有些爲他抱不平，和要喚醒他們的意味了！

魏蘭誕生的地方是德國南部碧北阿（Biberach）一座小縣境內的上木鄉（Oberholzoe-
b）村子裏，他享的壽齡很高，死的日期是一千八百一十三年一月二十日，距他誕生的時日一千七百三十三年九月五日雖然未能充分達到八十上壽，但却也走上了牠的邊界。他這八十齡的一

生是一條極其平靜的坦途，他一生生活愉快幸福，不過他的性格過於柔軟活動，極易爲外來的偉大影響所左右，所劫奪，因此他一生的精神生活就屢屢起變化。

他的父親是一位耶教宣教士，所以他自幼就受了嚴格的耶教教育。當在他自十四歲到十六歲，就是自一千七百四十七年到一千七百四十九年，在馬各德堡（Magdeburg）城外百格（Berg, Klosterbergen）經院讀書時，仍在繼續受着這樣的教育。在這裏他開始讀希拉羅曼大詩人們底著作，並且開始學習法文，開始誦讀浮爾特（Voltaire）和其它當時法國新起的一派「自由思想家」（Ereidenker）」底刊物。法國派的那諧謔的，輕妙的風趣本來與他的天性相近，他的天性或許這時已經會向着這一方面發展的，如果一千七百四十八年沒有那一部震動德國全國的空前大傑作出現的話。這部著作便是克羅普斯烏克所寫的高尙莊嚴，歌詠耶教救世主義的「救世主（Messias）」史詩，克氏在這一年裏所發表的這部著作僅只是頭三篇，而這三篇詩歌他讀後，已經足殼使他非常折服，非常驚嘆仰慕；因而克羅普斯烏克便成了他的理想中的人物，而他便成了一位興奮地崇拜克羅普斯烏克者，並且愈加堅定了他那形之於此後數年間作品中的

嚴謹虔敬的宗教觀念。

一千七百四十九年復活節，他爲繼續求學，增進學業起見，轉赴艾扶（Erfurt）一座較大的城市。在這兒他在一位親戚，就是包邁（Baumer）教授底家裏居住著，苦苦地，飲食不充足地，在城內大學裏求了整整一年的學。可是在這兒他却又得到了一種最好的精神食糧，就是包邁曾把那部世界文學裏的大名著修·奇邵特（Don Quixote）介紹給他，這部小說是與他後來的一部創作很有影響的。一千七百五十年，他十七歲，由艾扶暫時返回家鄉，省親父母，但是他却在家裏把他一直到這時所作的一切詩盡行搜出，一律用火焚毀。在這個時期裏他在碧北阿城裏認識了一位叫作素菲，封古特曼的小姐（Sophie Von Gutermann），並且又同她訂了婚約。他這時所寫的一篇題名「論物性或最完善的世界底性質（Lehrgedicht Von der Natur der Dinge oder der Vollkommensten Welt）」的訓詩便是被他同這位小姐的談話所誘起的。在這篇訓詩裏面，他是以耶教聖經的立場去反對唯物主義（Materialismus）。由他的家鄉裏他轉赴士稟根（Tübingen），入大學法科研究法學，他在這座城市裏自一千七百五十年起逗留至一千七

百五十二年，他於法學之外兼研究語言學、哲學和歷史。在土稟根他所寫的文章除去其它的一些之外，還有「關於道德問題的通訊（*Moralische Briefe*）」和「反歐微特（*Anti Ovid*）」兩種。一千七百五十一年魏蘭曾把他的一部未寫完，而題名「阿珉（*Arminius*）」的史詩稿子給當時很有名的一位文藝批評家及創作家博德邁（*Bodmer*）寄去，請求他的批評。博德邁住德國南部大城促里希（*Zürich*），魏蘭底史詩稿子深蒙他嘉許賞識，並且又因為魏蘭雖然大學未畢業，但因經濟壓迫，使他不得不去找事作，而又找不到，所以博德邁就懷着一腔好意向他函約，到他家作客，供給食宿，以便共同研究文學。

魏蘭在博德邁底家裏住約兩年，在這兩年之內他曾同他在一條案子上寫了一篇論博德邁底創作「諾阿（*Noah*）」底優點的論文，在同樣的精神之下他又自寫一部「被考驗的亞伯拉罕（*Dea geprüfte Abraham*）」史詩，他同他共同研究了，暢談了楊格（*Young*），理嘉遜（*Richardson*），彌爾敦（*Milton*），和柏拉圖（*Plato*）底名著，又因他的攛掇他開始，但後來却非常後悔了對於較他年長的格萊（*Gleim*），吳茲（*Uz*），和其他以希臘詩人阿那克來昂（*Anakr*

son)爲宗，謳歌酒與女人，而被他認爲傷風敗俗，不道德的一流當時德國新詩人們的攻擊。可是他在這客居博德邁家庭的時期裏，有一件很與他以打擊的事情發生，就是他的未婚妻古特曼因家庭關係向他解除婚約，而轉嫁一位叫作拉·羅色 (La Roche)，給伯爵作秘書和朋友的人。魏蘭不是一個死心眼的戀愛家，所以這個打擊並不會使他一蹶不振，飲恨終身，甚至他還自相排遣，以爲他同她的愛僅是一種精神之愛，並不因她另嫁丈夫，而會終止的，因了這個原因一千七百六十年他在碧北阿與他以前的未婚妻重逢時仍能和好諒解，胸中不存芥蒂。

一千七百五十四年魏蘭在促里希城內封·格來貝爾 (Von Grebel) 先生家內充當家庭教師，教育他的些孩子們，這個職務魏蘭在促里希一直作到一千七百五十八年。魏蘭自一千七百五十二年到促里希作客，作家庭教師，至一千七百五十八年，六年間每年都有著作，不過這些著作都無甚特殊價值，除掉詞藻方面輕盈優美，尙有可取之外，仍皆一律受着那自幼年以來被嚴格的宗教教育所薰染，而不自然的，病態的宗教狂熱底支配。他這一宗拘謹的觀念與作風到一千七百五十六年他所寫的「同情 (Sympathien)」，一千七百五十七年所寫的「一位基督教徒之

情感 (Empfindungen eines Christen) 〕已經達到了極峯。自此之後，他因各方面的批評與指正漸次覺悟他那宗教狂虛浮，誇大，不自然，非實際的人生，不是真正的文藝所應當的，因此他也就漸次脫去他自幼年以來所受的宗教底和克羅普斯烏克底影響，而趨入這影響底反面，踏上實際的，自然的人生道路，換上一幅深帶肉感內味的入世眼光，而以一派豔麗輕妙，甚至穢褻毒辣的詞藻作風來充分地表現他這新的，原與他的天性相適合的眼光。

一千七百五十九年至一千七百六十年魏蘭離開促里希又到瑞士首都百恩 (Bern) 充當家庭教師，在這裏他認識了盧梭 (Rousseau) 底女友，那位很有學識的尤麗·封·榜德利 (Julie Von Bondeli) 女士，他更進一步與她訂婚，但是這次的婚約後來却終究又被他解除了。

一千七百六十年，魏蘭二十七歲，奉故鄉碧北阿縣政府之召，被委任為縣政參議兼文書局長。至此，魏蘭求學謀事的奮鬥已算告了一個段落，此後他的生活，肉體方面與精神方面，都另開了一個新局面，新段落。這個段落直至一千七百六十九年他離去碧北河纔終止。他在這個很長久很平靜的時期裏除每日到公事房辦理着死板板的公事之外，餘剩的時間全都用在了學術的研究和

文藝的創作上。在這裏他有機會徹底認識了社會上那庸俗，卑劣，偽善，不眼光短淺，只知汲汲營利，不知甚麼是高尚的人們的眞面孔，因而給他生了不少的厭惡嫉憤，增加了不少創作的，他要打擊的材料。在這裏他於一千七百六十五年與安娜·多露特阿·封·禧倫博郎特 (Anna Dorothea Von Hillenbrandt) 女士結婚，而成了一位良夫慈父，一生忠於國，忠於家，忠於著作的正直人。在這裏他完全脫盡了上面所說他自幼年以來所受宗教底影響，而整個地，完全了然地轉入了上面所說的這影響底反面。他自己在這些時日裏批評自己曾說：「我現在是另換一個人了，我不是我以前所是的狂熱家，六脚韻詩作家，絕慾的修行者，先知的聖人，和通神通鬼的神祕家；但是此後我要眞實，要正直善良，永不作偽善，希圖攫取那有堅定我性格的剛強的榮譽。」

性情柔軟之魏蘭在他這人生觀及宇宙觀的大轉變上不會是沒有受外來的影響的。這次給他影響，促他徹底改變人生觀及宇宙觀的，却是伯爵斯達帝恩 (Graf Stadion)。斯達帝恩是政界上的一位老前輩，有極深的學識與人生經驗，他於一千七百六十一年退出政界，休居距碧北阿城有一點鐘道路的爵邸華太豪森 (Scoloss Warthausen)。魏蘭同他認識，和同他的交往，都是

他以前的未婚妻古得曼底介紹的，因為她的丈夫拉·羅色就是給這位伯爵充當祕書，他很爲他所信任，並且又同在邸內居住的緣故。魏蘭同斯達帝恩的認識來往，所以能使他精神界裏起這樣大的變化的原因，是因為他在他那一個團體裏得以認識貴族們，統治階級們，所謂上流人物，闊人物，富人物們底華貴舒適的生活，和它們之間那繁縟的習俗禮法，並且又充分領略他當時歐洲上流社會所風尚的法國式的教育，法國式的才趣，和它們那多半偏於淫逸快樂的嗜好。這種種情形都是來自鄉間的他從前所夢想不到的，在他的確是一種新的，足可使他生出欣慕的境界；他的心胸，眼光，以及人生經驗，俱因之而增益擴大，而他對於人生就不得不完全另起一番見解了。他這時的見解以爲真正的處世哲理，是在儘量善用官感的樂趣，而所謂「道德」的，則在彼此互相扶助維持人生之快樂。

他這一種與希臘哲人伊皮鳩魯 (Epikur) 所主張的快樂主義極相近的見解和他那對於卑俗人們的憤恨俱都灌注到他後此的各種著作中，尤其到他的小說和詩的創作中。他後此的創作除充份表現了他這宗精神之外，他那輕盈趣妙，麗詞豔語，置之素以此見長的法國作品中殊無

遜色，而使當時醉心法國化的人物們和後此的人們不得不驚奇嘆賞的作風却始終如一，甚且愈益精妙進步，又因為他要鞭笞社會上前邊已經提及的那宗卑劣偽善份子，以宣洩他的憤恨，他就用諷刺刻薄的筆調去描寫它們，給他們活活畫出它們那可笑可卑的鬼形鬼態來，並且又大膽地直接揭露那宗人人心中有，但爲要裝出儼然道貌的樣子不肯吐露的肉感心理和思想。不過他這個用意他却不肯直接寫出，去得罪他的同胞們，他都是借古代的，尤其是希臘底人物，時代，事故，或他國的時代，事故，人物，暗自影射着透出的。他這樣自一千七百六十年到一千七百六十八年的長時期裏所寫的許多的作品中特別傑出的就是下列的四種：一是納琨乃 (Nadine)，一是修·西爾維約·封·羅薩爾華 (Don Sylvio Von Rosalva)，一是亞可當 (Agathon)，一是穆薩利昂 (Musarion)。前三種皆係散文體裁的小說，後一種則係用詩句寫出的故事。

納琨乃底內容是敘述耶教未出現以前的古希臘人們底那宗物質的，紅塵的，色慾的文化狀況的，但聲調過於輕浮饒誕，竟至給他惹起不少反對他的人來，尤其那崇拜克羅普斯島克，視文藝爲一種偉大，莊嚴，神聖的教育方法的林社 (Hainbund) 詩友們大動義憤，所以後來他們到一千

七百七十三年給克羅普斯島克慶祝壽誕時竟把他的像片連同他的這一部和一千七百六十九年他在艾扶所寫的伊得利斯 (*Idris*) 著作都給燒毀，以表示對他的厭惡卑視。修·西爾維約·封羅薩爾華是他於一千七百六十四年所寫出，摹倣他十六歲在艾扶所讀世界大名著修·奇邵特的一部建立了他的聲望的大著作。修·奇邵特小說是用了這位因向慕中古時代豪俠好義的武士風 (*Ritter, Rittersum*) 而作出種種癡呆可笑可憐的瘋魔舉動的西班牙人以諷刺中古時代的武士和那好高務遠，不度德，不量力，不顧實際的迷執的。魏蘭這部小說也是照樣摹倣，可是他所描寫的却是一位因讀關於仙女仙妃的神話過多，堅信世間確有能爲人類禍福，而具有超自然的神力的仙女仙妃的西班牙人，因此他也是離開家庭，到處尋訪，照樣地作出許多癡呆可笑可憐的瘋魔舉動，照樣地最後方得自行覺悟。魏蘭這一部小說敘述了他自己精神上的變化，仙女仙妃象徵他所受的宗教影響，和前面他自己批評自己的一段話裏所說的脫離實際，而幻妄空虛，牢迷執着的觀念，而那書中主人公的覺悟便是他現在精神界裏所起的，上面已經提及，可以說是自天上又降落塵世的，接近自然的變化了，因此他爲點醒他這一點用意起見，又於這部小說「修

·西爾維約·封·羅薩爾華」的正名之外，增加：「又名大自然對於狂熱的戰勝 (Der Sieg der Natur über die Schwärmerei)」一句。亞可當是魏蘭最著名的小說之一，是他於一千七百六十六到六十七年所寫成的。他這一部小說所以能特別著名，是因為描寫主人公心理上的變遷成分超過敘事成分，奠定了近世發展性格的小說 (Entwicklung-Stromah) 底基礎，在當時確係一種新奇貢獻。德國小說技術上的一個大進步。魏蘭描寫亞可當這位古代希臘青年底精神變化是用了古代希臘萬世彪炳的大哲柏拉圖 (Plato)，以代表惟心主義，又用了一位頭腦冷酷，深明世故的詭辯家禧皮亞斯 (Hippias)，以代表唯物主義；魏蘭先令這位希臘青年亞可當染受柏拉圖底影響，興憤熱烈地去追逐柏拉圖所主張的那深帶出世色彩的，崇高的，純精神的，絕慾的處世觀，然後又令他落入禧皮亞斯底掌握，證明他所受的柏拉圖的影響空虛不當，把他引回塵世，結他打開塵世情慾的境界，令他儘量地去享受，最後又令他覺悟這兩個極端都不正當，令他覺悟自幼囹圄灌注，消化不動的，強迫的處世觀念不康健，不利於一個人底人生，更令他覺悟個人底處世觀須要經個人自由選擇，須要經個人人生種種的考驗，方能是真正的，生發的，有益的，康健的。

由這個情形看，我們就可以知道魏蘭在這兒仍是寫他自己精神上的變化的，柏拉圖當然暗指他幼年所受宗教和後來所受克羅普斯、烏克和博德邁底影響說，而亞可當最後的覺悟便是他當時的覺悟了，因此他在這一部小說裏面所主張的人生觀，就不外介乎惟心惟物之間的那宗愉快的法國式的人生觀了。不過他這一部和前一部小說都同有失敗的一點，就是他在這一部書裏所描寫的是希臘人物，希臘事故，希臘環境，在前一部裏所描寫的是西班牙人物，西班牙事故，西班牙環境，但是他卻處處要在作品裏透露他一個近世德國人底思想見解，所以自然就免不了要受上些不三不四，非驢非馬的譏諷了。穆薩利昂是魏蘭於一千七百六十八年所寫成的一部非常有精彩的作品，也是和他前兩部作品一樣發表了他的人生哲學的。他在這一部書裏面用克雷昂（Kleanth）和德奧佛倫（Theophron）兩位希臘大師代表堅忍嚴峻，克制情慾的斯陶阿（Stoa）學派和皮達哥拉斯（Pythagoras）學派底哲學，用穆薩利昂一位美麗女子代表優美之神（Civien）底哲學，而所敘述的事故，便是美麗的穆薩利昂底哲學戰勝了克雷昂和德奧佛倫底哲學，她由他們的手中把她的愛人奪回，打破了「她的他」所受克德二人底影響和迷執。這時爲優美之

神所稱讚而給與他的，也可以說是魏蘭底新教訓便仍是上面所說的介乎官感的享受和過火的狂熱之間的一條中庸的處世之道了。

魏蘭這四部著作出版後，他的名聲，大大震動了起來，雖然反對他的人們愈加反對，甚至懷疑到他的人格心術淫穢不正，但醉心於他那溫馨婉麗的文辭的人們卻也加重了它們的賞識崇拜。在這崇拜賞識他的人物之中卻有一位，是很有大力量的，就是駐曼滋(Mainz)城內的選候 (Kurfirst) 艾默理禱·約瑟 (Emmerich Joseph)。他於一千七百六十九年召聘魏蘭爲艾扶大學哲學教授。魏蘭因爲家鄉小城市齷齪局陬的情形使他不滿意，所以他就欣然到艾扶就了這教授之職。在這一年裏魏蘭已經到了三十六歲的中年年齡，他的思想，他的作風俱有向着最圓滿，最高峯發展的趨勢，再加上他要力避輕薄文人，無識無行的徽號，更去致力於國家學，國民心理學以及社會上種種問題的研究，因此他的精神界裏就又起了一次變化，又開闢了一個新的，直至死時爲止的晚年段落。這個段落是他一生最光明段的落，他的眼界學識一天比一天宏深遠大，他的文筆創作更一天比一天純粹進步，竟然達到他可能達到的最成熟地步。

魏蘭研究上述各種學術的結果，曾於一千七百七十二年編成了一部深帶訓戒式的色彩的長篇小說，題名「黃金鏡」，又名是鄉底國王們（*Der goldene Spiegel oder die Könige Von Scheschian*）。在這部小說裏面魏蘭發表了他對於國家政體，以及內政外交的意見，他所主張的政體是古代的宗祖政體，所視為國家底理想的是慈善優良的法律，合於道德的習俗。和一位才識兼優，而公正睿明的國王。他這一種政見很與東方民族，尤其我們中國和印度的見解相合，所以他就把全部書中的事故，場所，以及主人公等全都弄到了東方來，於是全部書中便充滿了他所想像的像天方夜談一樣的那東方色彩，而他這部小說裏面所敘述的國王們底成敗事故便以上的條件從違為轉移，十足地發揮了要為後世國王們底「金鑑」的目標。

「黃金鏡」雖然政見方面無甚新奇處，但確含有許多許多良好的思想成分，並且從小說方面說，也是一部好小說，處處吸引着讀者底注意力，使它們深深地感到興趣與精采。因此這部書於一千七百七十二年一落到了瑋瑪（*Weimar*）寡居着的公爵夫人阿瑪麻艾（*Herzogin Anna-lie*）底手裏，便立時決定把他聘請過瑋瑪來，教育她的兩位皇子，其中的一位便是皇長子嘉爾。

奧古斯德 (Karl August)。嘉爾·奧古斯德於一千七百七十五年繼承公爵國統治大權，他那對於文藝的愛好，對於葛德的信任，友愛，對於赫德爾和釋勒的招致，使瑋瑪成爲當時德國文化生活底中心，古典文藝生命底寄託，古今不朽的大名城，種種偉大優美舉動，未嘗不是受了先入瑋瑪的魏蘭底教育影響的。

魏蘭自從皇長子繼承政權之後，他的教育職責隨之終止，他接受了公爵所給他的樞密顧問 (Hofrat) 職銜，退居瑋瑪城內私宅，後來有時也到鄰近瑋瑪城的奧斯曼斯得特 (Osmanstadt) 村裏他的別墅中靜居着。這樣他在這兒由一千七百七十五年，就是由他四十二歲起，一直安居到他的八十歲，就是一千八百一十三年。這樣魏蘭便有了充分的清閒時間，把他後此的生活全都用在了創作和文藝的研究上。他曾熱烈地首先歡迎葛德入瑋瑪，後來又繼續着歡迎了赫德爾和釋勒到這兒來，他同他們都立於友誼的，互相策勵的地位，共同造成了德國文學史上那最盛，最偉大的時期。

魏蘭到瑋瑪的第二年，就是一千七百七十四年，開始在德意志神報 (Der deutsche Merk-

（E）月刊上發表他的一部有不朽的價值的偉大小說「亞普得拉底市民們」（Die Abdrillen）這部小說底體裁是諷刺，所諷刺的目標是社會上前面已經屢次提及的那宗到處皆有，永遠不會絕種的卑污齷齪份子，爲達到這諷刺鞭笞的目的他所編的故事是古代希臘學識宏博，富有的人生經驗與人生知識的大哲德謨克利特（Demokrit）底遠遊歸來，對於故鄉亞普得拉（Abdera）城內那缺點種種的市民們的奮鬥與改善。魏蘭這部小說底內容分作四部分，陸陸續續在神報月刊上發表，直到一千七百八十一年方有單行本出世。四部分的名目便是：珍泉（Der Kosbare Brunnen），歐理碧德斯底接待（Empfang des Emripides），驢影（Der Schatten aas Esela），夜神賽陶娜之蛙（Frosche der Letona）。

「德意志神報月刊」是魏蘭到瑋瑪後，不久就創辦而自作編輯的一種雜誌。這個雜誌有很久長的歷史，批評，介紹，登載當時的創作，爲當時最有價值的定期刊物之一。後來這個雜誌改名：「新德意志神報月刊（Neuer deutscher Merkur）」，一千七百九十六年魏蘭脫離這個刊物，而另創辦「亞典博物館（Attisches Museum）」月刊，「亞典博物館」於一千八百零三年停

辦，一千八百零五年他又和其他的兩個人合力續辦「新亞典博物館」(Neues Atisches Mus. eum)。

這四種雜誌因主編人是魏蘭，所以投稿方面與讀者方面俱能吸收最優秀，最多量的份子，於是遂成爲當時文藝界底中心，有着偉大的權威。魏蘭自到瑋瑪彼，所有他隨時所寫的些關於政治、社會、文藝、哲學等等長短論文以及創作十分之九都是一期一期地發表在這些雜誌上。除了上面所說的「是鄉底國王們」之外，一千七百七十七年魏蘭最初所辦的神報月刊上還載有他的「編最精彩，最能博得人們底美評的短編史詩」(貴族格隆) (Geron der Adelige)。其後於一千七百八十年這個月刊上又登出了他的那部全國馳名，幾乎人人皆讀的傑作「歐伯倫」(Oberon)史詩。

「歐伯倫」可以說是魏蘭一切著作中的極峯，一生大傑作底冠冕。這部書，趣味既濃厚，幻想力又豐富，充滿了神話的和中古時代浪漫人生的色彩，而詩句方面，更能純潔芳香，脫盡他素來那宗嘲謔肉感傾向，因此葛德一讀到了他這部書，便批評說：「這樣長久詩是詩，黃金是黃金，水晶是

水晶，這樣長久歐伯倫便要被人們珍愛和推崇爲文藝上的一部大傑作」。

這部小說所敘述的事實係以三條主幹合而爲一，就是許昂（Hion）俠義冒險的舉動，他對蕾嘉（Rezia）的戀愛，以及樹神歐伯倫和他的妻的重復和好。因爲樹神歐伯倫底妻曾援助了一位不貞節的婦人，歐伯倫氣憤了起來，向她發誓說，如果世間沒有一對異常節烈的夫婦，寧願讓人們把它們用火焚斃，也不肯背信背義，破壞它們的貞操，那他便要永遠不同她再和睦了。可是這樣的一對配偶，他在人間果然找到，就是許昂和蕾嘉二人。許昂是中古時代嘉爾大帝（Karl der Grosse）手下的一位騎士底，就是吉乃（Guienne）公爵底兒子。他因誤傷嘉爾大帝底皇子底性命，嘉爾大帝便生出了一個極毒極巧，表面避去報復惡名，實際卻絕令他不能逃脫生命的詭計來，作爲法律上的科爵。這科爵是令他即赴土耳其首都巴格達（Bagdad），在那兒須要侵入土皇大殿，斬去坐於土皇左邊之人之首級，且須娶土皇之公主爲妻室，更須由土皇口中取下槽牙四枚，由土皇頭上拔下頭髮一握。這種種本來絕不能辦到的荒唐題目，許昂因受有樹神歐伯倫底幫助，竟居然都一一辦到。這時他的命令已算完畢，自可把公主蕾嘉當作他的妻室，帶回祖國，向嘉爾

大帝繳令去了，但是樹神歐伯倫卻令它們兩個按照教會規則赴羅馬教皇處，請求他給它們舉行婚配典禮，在這典禮未舉行之前，它們仍須以兄妹相稱相處。然而因為到羅馬去的程途過久過遠，它們在路上竟把樹神歐伯倫底禁戒忘掉，未經教皇爲之婚配，就成了夫妻，因此歐伯倫便一怒而不復佑助，令它們更受種種困難，種種魔難，最後竟至受到用火焚斃的恐嚇，然而它們終究未曾違背信義，情願死於火中，不肯被此分離；這樣樹神歐伯倫底心方得回轉，他又救它們出離險地，送它們回至家鄉，使它們一生安享榮華。並且樹神歐伯倫也因他的誓言在許昂與蕾嘉二人身上應驗，所以就同他的妻又好如初了。

魏蘭這一部著作完成後，他的精力眼光幾乎全都轉移到學術底研究上去，尤其是古代希臘底研究。他的創作工作自此時起，曾有長時間的間歇，並且都是不敵他這部作品的。他「歐伯倫」之後到歿年的種種創作中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僅有兩種，就是「伯來格利奴斯·普羅忒握斯」(Peregrinus Proteus) 和「阿利斯諦普」(Aristipp)。「伯來格利奴斯」是用對話體裁寫成的一部小說，小說中的主人公就是伯來格利奴斯·普羅忒握斯，書中所敘述的事故就是伯來

格利奴斯——這位紀元後二百年希臘犬儒學派 (Zyniker) 底學者——到地府中，達到大諷刺家魯堅 (Lucian)，因而向他所述說的他的歷史。「阿利斯諦普」就是哲學史上所說的希臘那位闢創西來乃學派 (die Cyrenaische Schule)，而主張感官快樂的哲學家，魏蘭這部著作便是藉了這位哲學家同當時名士名媛的通訊所敘述了出來的當時希臘文化狀況的歷史小說。這部小說自第六到第十次的通訊敘述希臘大哲學家蘇格拉底 (Sokrates)，為書中最有精彩，最富於趣味的段落。葛德曾批評他這部書說：「在這一部書中，哲學和世間底享樂在所劃的一種聰明的範圍之內這樣爽適地，可歡迎地混合一氣，竟至人們讀了，便要想同生在一一個這樣美麗的邦國之中，同處在一個這樣好的交際圈中的。」

魏蘭一生底工作奮勉，創作之外，仍尚有值得稱道，極不可輕視的，便是他的翻譯工作。在他的壯年時代，他因研究英國文學，便曾把莎士比亞 (Shakespeare) 底戲劇譯出二十二部，在上而所說他晚年的時代，他因研究古代希臘羅馬的文學，所以竟大部頭，大批地把與他性情相近的希臘羅馬詩人們底作品翻譯了出來。他的譯文並非是字字合於原文的，但意思卻總是原文底意思，而

絕不相背戾，加之文筆流利，詞句鮮艷，種種優點更是使他的譯文有着地位的了。

魏蘭這樣勤奮忠誠，始終如一，不疲不懈的久長的人生就這樣於一千八百一十三年一月二十日終結於瑋瑪城內。他的骸體埋葬在奧斯曼斯得特鄉村他的別墅的墓地裏，墓碑上刻着下列的一句銘語：

「生時他的仁愛與友情縈繞着心性投合的人們，歿後人類所共的這石塊覆蓋着他朽腐的遺骸。」

最後我們可以對上面所敘述的魏蘭傳記著作，和他一生的努力奮勉再作一次總括的觀察，那我們就可看出，魏蘭不是甘心僅作一個會寫幾首詩，會作幾部小說的詩人的人。爲他一生工作上的導星，一生工作上的根本原則的，是他要把他最優良的精力，他偉大的天才，整個地貢獻犧牲給人類，使他的精力大才真正正與人類有所裨益，因此他的著作裏纔處處都透露着那訓戒式的和哲理的色彩，而他對於哲學以及其它種種學術，種種問題的研究。和對於一切偉大哲人與詩人的愛慕欽仰，也無非欲求一種深邃的人生觀及宇宙觀，以爲導率人類之資助了，他著作裏文辭

方面雖不免有偏於肉感的傾向，但他一生忠誠懇切，操持謹嚴，無失德，無污點的人格卻爲他所主張的這人生哲學樹立着一層不可搖動的鞏固基礎。這個情形不僅僅魏蘭一人如此，卽在其它上面所說的五位同他同時，同建立了德國古典文藝的大詩人也莫不如此的，我們再看歐洲其它各國和我們中國的大詩人們，那我們就會覺得，它們都同是表現着這宗精神與趨向的；由此我們對於「文藝」便可得到一種歸納的解釋，就是：「文藝是表現人生及導率人生。」一個大詩人，一時一代，一國一邦文藝底圓滿程度如何，價值高低底標準，俱是要看它們在這兩方面所作出的程度如何的。如果我們現在要再從這兩方面來一觀察「德國的古典文藝」，籍以徹底明瞭魏蘭在德國古典文藝發展上所占的位置怎樣，那我們就要覺得德國古典文藝所表現的這兩方面的程度至圓滿至周備的，所表現的價值是至高無上的，因此我們簡直可以直接斷定德國的古典文藝是世界各國文藝之冠，放射着奇異偉大，掩遮了一切的光明。與壯年的魏蘭處於相反的地位，前邊文中屢屢提及的德國近代文藝發展一開頭的第一位大詩人克羅普斯烏克便也是首先發揮了人類壯美的一方面，給與了近代德國文藝那高尚莊嚴的內容，奠定了德國文藝後此發展上的鞏

固偉大，宏深雄健的基礎，而與他相反適以相成的魏蘭卻給他所培養的這蓬勃鬱茂，根深蒂固的花朵，添上了美艷鮮明的顏色和濃郁芬芳的氣味，他畀與德國文藝以輕盈美妙的形式，溫馨艷麗的詞藻，他所發揮的，是人類優美的一方面，所描寫表現的，是人生天然具有的樂趣，所指導給我們的人生道路是入世與出世底調和，他不主張完全剷除人慾，但亦不主張縱慾，因為完全剷除人慾，人類就要滅絕，完全任縱人慾，人類更是不會存在的。德國的文藝發展到這個地步，已經是把人類精神與肉體，惟心與唯物兩方面，換句話來說，就是把整個的一個人整個地表現了出來，這已經很有可觀，很豐周備圓滿的了，但是到了雷興與赫德爾竟能又精進一步。雷興在文藝方面發揮表現了為一切批評，一切真，美，善底大權衡的理性，所主張的人生最合於自然，合於中和之道，赫德爾又掘示發揮為一切藝術家最後條件的天才，而主張情感的人生。德國的古典文藝到這個地步，從內容上說，情感理性，批評創作，唯心唯物，優美壯美，面面俱到，真可謂「富麗宏深，無美不備了」，然而仍尚有極出人意料之外的，就是到釋勒與葛德，竟能把上面所說散見於四人的種種優點，種種潮流，俱能完全具備於二人之身，俱能把這種種優點潮流發揮光大到了無可發揮，無可光大的集大

成的極峯極頂，因以造成德國文藝上那空前絕後，超越一切，一個民族裏僅能一現的偉大隆盛時期。寫到這兒，我們可以完全明瞭魏蘭在德國文藝光明發展上所占位置底重要和他對於人類貢獻底偉大，因而自可曉然我們這次紀念他的專刊是一種需要，而不是一種無意識的舉動了。

二十二年九月五日於北平

魏蘭追悼會歌德演說辭

(據中德文化協會魏蘭紀念特刊)

把那可尊敬的，古代的，風俗習慣一筆抹煞，似乎不合乎各個人的心理。因為那是我們古聖先賢的祖宗素所愛好，而且是由他們所規定的，豈能假使任意改變。但是假使我有一枝魔術杖，能假指揮牠與我們的那位去世的詩神的靈魂相接觸。我便願意把今天這種沉鬱的四圍中，變成了欣然有喜色的。就是把種愁慘黯淡的景象，立刻在諸位眼前變成燦爛莊嚴，大放光明的，一個禮堂。如同這兒裝飾了多少五光十彩的帷幔，和那紅紫郁馥的花環一般，亦就如同我們的亡友生前那樣快

樂的清明的生活，歷歷現於諸君目前。他那蓬蓬勃勃的創造力的精神，亦定要吸引諸君的眼睛和精神。無數的神仙從天宮裏，由那各位詩神引導，在莊嚴雍容中，聯翩而來，爲我亡友作證人，說他曾在快樂的環境中生活亦照樣在那快樂中與我們長別。他算一個最有幸福的人。我們絕對的不應該悲哀，今日送喪，反得要表示出狂喜來。

魏蘭在精神界的威權是永世不朽的。他簡直的造成了他自己的時代，給予他同時代的人們，一種風味的和論斷的方向。他的功勛已經是爲人所承認，所欽服的。這亦皆曾經人論述過的。

爲什麼他對德意志人有如此大的影響呢？那是他那奇異本性坦白和天才奇的異結果。他能把如何作人，如何作著述家，渾合爲一體。他以作詩爲生活，所以他生活，不忘他是詩人。在他的韻文或散文中，從來未有一時不流露出來當時的情感和思想，凡他所著作的，皆是評論的，而他所評論的，又全是著作的。他那浩瀚的作品，亦就如同他那一枝如泉湧不斷的筆一般。

因爲他把作人和作詩家竟渾成了一體，今若論他作人，亦必須論他作詩人。至於他的極點敏捷性和活潑性，全是他那詩的或雄辯的天才的附帶性。而這又都是他平素修養的工夫，超出他天

生的才能，方能調劑融合，持其平衡。我們這個亡友是非常有熱情的。在他少年時代，簡直是完全用在熱烈的情緒上，而且愈益奮發的，更是持續不斷的。在那個時候，這個青年胸中便感覺着這最高的價值和莊嚴，不管他能達到或不能達到，在這種過程中，他延長的比任何人都長久。

在那快樂的純潔的黃金時代內。在那天真爛漫的樂園中，他居住的時候比任何人都長久。在他誕生家內，有一位博學的牧師，料理家務。這就是他的父親。又入了一個極古的，在 *Eibe* 河畔爲菩提樹所繞圍的寺院學校 *Bergen*。在這兒有一位極虔誠的教員，亦如同似他慈父一般的管教他。後來他到了 *Tübingen*，當時還是寺院式的 *Tübingen* 大學。以後又到瑞士，住在一個雖然簡單的寓所，但是四圍小溪，水聲潺潺，湖光蕩漾，清景宜人，岩石千仞，矗立參天，到處可以遇到他的 *Delphise* 靈境。在這地方他已經是成人的，並且有了學問的青年，便作那種種的幻想了。那希臘人所遺留給我們的美德，更非常吸引他，如 *Cyrus*, *Araspes*, *Panthea* 等人，以及其他偉人都發現在他心中，而 *Plato* 的精神，尤其在他胸懷中往來縈繞。他便借着那些偉大人物，爲他自己，亦爲他人，一一描寫出來，但是他不僅僅描寫出那些人的詩意的幽靈，他是把那些偉人作爲道德上實

在的模型。

他在這樣的時候是最長久，就是在那些高尚的境界中。凡他所思想的，所感觸的，幻想的，夢想的，以爲能設完全實作出來的，這些更教他痛苦。而最後逼迫得他從那棵智慧樹上，摘下所結的果來。

世界上的人類誰能設逃脫那外界的衝突呢？就是我們的亡友。亦是不能被牽入到奮鬥之中，但是他不甘心被那經驗和生活所阻礙。他以爲把他那卓越的理想，同那尋常的生活，他那高尚的宏願，同那日日的需要，能彀合而爲一，然而經過了長久的奮鬥，不能成功。於是他纔決定了，仍然承認那於必要上有關係的實際。他終於了解了，向所認爲真實的，全是虛構。

在這種地方表現出他的特長，他的精神上的魄力。最令人驚嘆。在他那等生活的朝氣，生活的興趣，卓越的德行，光明正大的志向，他感覺着終是被世界所欺瞞，他那以上的美德亦都被拐騙去了。在這種經驗中，他無處能以再尋到他多年所醉心的幸福，和他向來生活的精神，然而他遭此境遇，終是不怨天不尤人。若在傍人必在韻文或散文中每每流露出來的，而他乃下一反動的決心，凡

在實際上沒有明證的真理，他一概與之宣戰。第一是柏拉圖的戀愛。第二是教理的哲學。尤其那兩極端的學派，即極苦學派，極樂學派。他同那宗教熱狂，而尤其那與智慧有衝突的，遂永無和好之一日，持續的與之反抗。

但是他馬上便慮到了他那過於操切，全是枉然。於是他同時與那低級的實在開始奮鬥，最反對那褊狹，陳腐，鄙陋，虛文，苛評，虛偽，和飽煖的虛榮等等。像這些不可勝數，一概反對。

對以上劣點，他不顧一切的，亦全不預先準備的，不知不覺的，他便率性的打倒。於是他便入到理想和實際二重體之間，而他偏要駕馭這兩宗事，並且要連結到一塊兒。這時候他便採用折中的法子。他遂非常的謹慎將事，必求不失公允，非高瞻遠矚不可。

欲達這種目的，他取法乎法國最爲合式，如那愉快，滑稽，敏捷，漂亮，這種種美德，法國已備具了。他那幻想力，現在便集中於快活的談諧的對象，於是着手寫作神話，和騎士故事。這個更給了他自由。他乃借着天方夜譚（一千零一夜），和法國各種小說，作爲他的材料，儘力發揮起來。這時德國的這類作品，尙不十分發達。

在那時他的詩譎的大名傳播得最廣最遠。讀者讀其詩，無不擊節稱快。即使我們呆板的德國人讀之，亦無不生樂趣。實在亦是他的著述，恰巧在一個正合式的時候出現，又因為他完全照着以上的那種意思寫出來的。他每每用他那匠心，把極尋常的材料，一經他妙手，便成了極有價值的寶貝。雖然其中不免忽爾他的智慧，超出情感，忽而他的情欲，尅制道德，而在緊關節要的地方，凡關於正人君子所宜行義修飭的美德，特別三致意焉。

像在他這樣著作以前，他曾譯莎士比爾，而氏不因爲爲繙譯傍人的著作，有擾他自己的詩人天才。所以他早就料到，從事自己的著述，更要從事他人的繙譯。在他那活潑的豐富的精神上，皆覺到樂趣。

另一方面他又把那希臘的中庸，純潔，作他的模範，並感覺着與希臘人的風味亦確乎相近，如同宗教，風俗，憲法，等等。他借此煅練薰陶，成功了他那多才多藝。那時那些希臘神仙，哲人，一國內的民族，各國內的民族，以至於政治家，軍事家，彼此不能相容。因此又給了他機會，越發把他公允的，忍耐的人文的主義，以及那些他素所懷疑，素所譏誚的，格外闡明發揮。

他居然與希臘人的風神，羅馬人的志意，得相吻合，他但是終不被那共和的愛國的熱狂所掩蔽。他感覺着那羅馬人同他一樣是人，如 Horaz 他便認爲與爲同一等的人，因爲 Horaz 氏雖然出入宮廷，與王公貴人相過從，而絡是一個於生活上和藝術上極聰明評論者。又如那哲學家兼雄辯家，政治家，極活潑的民國 Cicero 氏，亦與他同等。這二氏皆從尋常人中享得大名，取得高位。德意志憲法中包括多少國，亦與希臘一樣。這些小的，無關重要的，甚至於小得看不見的各市府，要知道亦皆要保持他的利益，對於鄰境加以防禦。那些市民所以從幼少的時候，便被逼迫的從事參加政治。魏蘭亦就是這樣。他在最小的市府內，不過充一名書記，而他便成了大大的愛國志士或國民演說家。在他那著的 Agathon 內，便能看出來。關於政治上，他有統一各市的理想，甚至於後來他雖甚忙碌，亦不忘情於政治。所以他作太子師傅的時候，依然抒他的政見。

在他作品中，全帶着這樣彩色，而更表露出大同的思想。他著作的時候，專制威權尙未推翻，他唯一的工作，是忠告當時國君皆應盡君人之責，加惠百姓。

這時候入了一個時代，一種激烈的國民，想把從前一切存在的打倒，要由國民採一種普遍的

之法權。他固然不作極端的要求者，而他試用各種方法對那激烈人們，作遠慮的，委婉的，陳說，欲使當時彼些人復歸於平衡。那時無政府騷動，日以擴大，民衆心理，不甘心和解。魏氏在這時是第一個，主張君主立憲制，他以為有一個人（拿破崙）能以有力量恢復。

這並不是魏蘭在事後的議論和評判，乃是他拿一個重要雜誌的編輯的身分，正在那發生種種政治問題的時候，所寫出來所評論的。他是一個純正德意志人，聰明的評論家，可以想見了他所主編的雜誌，『德意志神使』在德國是何等重要。要知當時的人，不是尊重這雜誌，是尊重那雜誌主編人。試看一個自己作詩，又把傍人的詩亦介紹給世界，像這樣的一個著作家，我們已經感謝他的著作又應時應運的寫出他的政治評論，所以當時人們，對他抱無限的希望。他更替這雜誌，羅致了許多人才，得到了偉大的成績。凡當時最好的文章，一皆集中於這『德意志神使』之中，因為他這一份雜誌，人們一方面歡喜讀閱，和論評。一方面亦歡喜投稿，所以影響民衆之關係特大。

魏蘭本來天生的，是個社會人，社會愈廣闊，他愈覺愉快。他並不好名，而卻與一切都生興趣。對於一切，皆不存偏見，而予以調和折中的道理，因此他成了一個最受社會歡迎的人。他詩的和文字

的努力，皆是直接趨於生活上。雖然他沒有居心的作用，而一種實用的目的，多少亦在他心目中，所以他的思想是永恆的，清明的，文字亦最清析的，雅俗共賞的。因為他博學多聞，而又對於時事格外留心，故此凡他所發揮的議論，是多面的，活潑的，他成了一位空前的人。使我何等佩服。

魏蘭所居，在山明水媚之間，為時甚久。他那幽靜的幸福，雖未直接受戰爭的摧毀，但是亦頗感威脅。在那種因的最堪紀念的日子（耶那之戰）使我們又驚訝，又恐懼，蓋世界的命運，在我們步策之間，便決定了，但是在那恐怖日，我們的亡友安然度過。他的幸福竟未被摧殘，因為有一個青年的有決斷的朋友，預先關照他。又有法國的有權勢的人尊崇他，而得倖免。同時反延聘他作一個大科學會的會員。

後來最令人驚嘆的，是他在那樣老年紀的時候，同他的愛女墮車的一件事。創傷的痛楚，和僵臥的苦悶，他一概忍受，而不訴痛苦。凡人慰藉也，他反慰藉那慰藉人，他說我從未遇過這等災殃。這次亦須是上天的公道，使我代那世上人類贖一分罪孽罷了。為時不久，他便痊愈，恢復得像一個青年一般。這可以證明，在他那溫和與雅靜的美德中，又有天賦的體魄。

在今天最可紀念的大會我雖然是被會長所邀請，對死者說幾句話，本來不敢承領，因為這是不能在匆匆一二個小時內所能盡意的，必須寫出多少本書來。才可以把這等紀念作得有聲有色，但是這都在他的著作中，他自己已經發揮盡致了。我今日認為是我的義務，就是鄙人之意，願意把我所說的，當作爲一引導。將來再舉行追悼會的時候，傍人發揮的，比我還要好。我望會長把我的演說，納入圖書館中。凡公共議論或載記魏蘭的作品，此外與他有凡私交的朋友，關於魏氏的文字，亦皆願意收藏起來。因爲生前他的朋友，受他影響甚大。若把這些紀念魏蘭的事蹟果能全搜羅了來，便集成了一個事實的，作研究材料的，評論的，唯一的寶藏。使我們的子子孫孫，可以取法，永世愛護，保存，並且使之成爲一個愈加美善的紀念。

魏蘭的驢影案

(Der Prozess um des Esels schatten)

劉鈞

魏蘭的詩名，怕是早已被世人忘掉了，又何況這篇小小的作品？今天我們有意義的來紀念他，便應介紹一些關於寄託他的思想的文字。這篇驢影案，不止是寄託了魏蘭的大思想和他憂世的深心，更表現了他文藝的天才。驢影案是諷刺的小說，用極滑稽的故事作題材，而用極嚴整，有風趣的文字，來表達這可哭，可嘆，亦復可恥的人類故事。不是對於社會改造之正面的呼喊，而是使讀者在捧腹大笑的當兒，會猛的冷然有所澈悟——澈悟到社會，人生和正義，和平等大家追求的理想，



此圖係瑞伯哥先生所繪後被阿比得瑞頓先生所彫鑄。

到底是怎樣一回事。

驢影案的故事，是這樣的：

牙醫瓦烏 *Liruthron* 出診遠村，雇了一匹驢，驢夫炭兒 *Anthrax* 隨着。天氣十分炎熱，經過一處荒田，約有兩個鐘頭的行程，並無一點可以遮陰乘涼的所在。牙醫熱急了，便下了驢，而坐在驢的影子裏。炭兒竟鄭重的向瓦烏索驢影錢。牙醫責驢夫不應另外索錢，遂相爭吵。炭兒強有力竟將瓦烏拖將官裏去。

官方給兩方和解，令牙醫少給驢夫幾個酒錢，了事。誰知竟出來了兩個訟棍。大腮 *Physigma-*
tus 和多言 *Palyphonus*，大腮保護瓦烏，多言保護炭兒，各告奮勇，向地方法院起訴。

在訴訟中，兩個訟棍各引出了許多出色人物張勢，竟弄得滿城風雨。結果二十個法官，有十二個贊成瓦烏的理直，八個贊成炭兒爲正當，驢夫算敗了訴。可是炭兒的保護人多言對判決不服，便又上控到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由四百人組織，各黨派的人都有，幾乎因此而釀成政治上的風波。到開審那天，國民

去旁聽的人很多，兩個訟棍，各逞辯才，說得天花亂墜，四百法官簡直無所適從。後來激起旁聽人家的公怒，大家竟將這案中主要角色的驢，給撕裂了。

法官容易裁判了，說驢既不存，影子更談不到了。兩家祇得了事，結果由國家代償了兩造的損失。更因為由這小事而引起軒然大波，是很不幸的，便建了一座紀念坊，勉誠國人對於這事件的意義之警惕。

這裏所譯的，不是全篇，祇是牙醫的保護人大腮先生在最高法院開審時的一個辯護詞。在這篇辯護詞裏，你可以看到魏蘭怎樣用他的妙筆，讓大腮先生由驢影而涉論到道德，人心，公理，正義，以及國家的前途，國民的命運。

這並不是魏蘭和世人開忒大的玩笑，實在，像這樣的玩笑，由古到今，在各民族自己間，都在開着。尤其是我們中國，也許因為歷史特別的長些罷，人們對於這悠久的玩笑，幾乎成了天性。例證，不須我特別搜舉，就請讀者隨處放眼看罷！

下邊是大腮先生的雄辯。

牙醫保護人大腮辯詞 (Rede des Sykophanten Physignatus.)

『高尙的，正直的，賢明的衆位；有極高權威的四百位法官！』

『如果有一天，我們共和國憲法之優點，將放其光明；並且使我感覺到（在衆位之中）我是阿卜德拉（Abdera）底一份公民，那便是重大的今天。在這光榮的，最高法壇之前，這許多最有希望的，前來參加的國民們；這許多非凡的，前來聚集的國外人士們；都是爲了一件有聲有色的大事，情所慫恿而來。那就是在這裏，有一件重大的訴訟，應行裁判。這重大的訴訟，在缺乏自由，缺乏完善組織的國家——甚至於泰本雅典（斯巴達），都不能視爲重要，簡直不值管理公務的人員們之一瞥。可是高尙的，尊貴的，多重幸福的阿卜德拉呀！惟有你真享受法律的保障，那管是極微小的，極懷疑不定的，以及極特殊的權利和人民底一切需要，你都是視作神聖的；惟有你能享受秩序和自由底實在。這些，在其他共和國裏，怕不過有些影子罷了。

「或者，我可以這樣說：關於一件訴訟，起於一個普通國民和一個極微賤國民之間；這件訴訟，在乍看時又不值得什麼；其所爭的對象，也彷彿不值注意爲法律名稱下的所謂「所有物」；那末，有那一個共和國會理他呢？在其他共和國裏，這訴訟竟許不能成立狡滑的辯論家，對於事物的名子——簡直的說罷，就是對於驢底影子——先就要發生爭執。我再說，有那一個共和國能够把這樣訴訟，當作公共目標，惹起全國的注意？在那一個共和國有如此詳明保障人民財產的法律，官府人員對於人民互相間的權利，百般注意，就是一個極貧苦的人食需要或請求，在官府的眼中，也非常緊要，特別重視，甚至於最高法院，也不惜示其尊嚴（堂皇集聚）來研究這有些疑慮的驢影案？」

「可嘆，有那樣一種人，對於這事，揉着鼻子，搔着腦袋，發出愚蠢無謂的言語，說什麼事有巨細；更無謂的暢言何爲法律神聖，何爲政府威嚴，何爲國家和人民的尊榮……真可憐，那種人也彷彿沒有頭腦感覺這件事萬幸的共和國，凡是爲人民的曲直，財產的分明，和安全的確定，雖是驢影也不能算是小事啊！」

「但是，我對於這事，有兩種感想：一方面由於愛國志士的熱誠，由於真正阿卜德拉人的高慢，

我知道這確是我們共和國憲法完備的有力證據，我們的好政府對於此案，不偏不倚，小心謹慎的，提着正義的秤，實給後輩們以極好的榜樣。另一方面，又深使我感到世風的衰微，我們祖若父的忠誠，良善，友愛，互助等等好天性，似已喪失無存。一言以蔽之，我們所以今天必須目擊這等不名譽的，可恥的訴訟，阿卜德拉風俗的降落，乃其唯一的根源，怎不令人痛心！——我是面上帶羞的，將它說出——可嘆，我們自古以忠義血性爲本的阿卜德拉國民，在當年隨時表現其對祖國的忠誠，對朋友的高誼，處處以心身相見，怎麼，現在會變成這樣的自私，吝嗇，乖謬，缺少人味，竟至靳驢影之惠而不予？

『請同胞們原諒，請原諒我措詞不慎——無意的冒犯了大衆！這個這樣微賤，粗暴，野蠻的人，決不是我們的同胞，不較是我們城布聊允其停留的居民亞散廟（Yasantempel）底被保護人而已。這等下流社會中人，從沒有教育和禮貌可言的地方生長出來——一句話，是一個驢夫——他除和我們同居一塊土，同吸空氣以外，正同北極野人一般，和我們絕無共同之點。他底恥辱，粘附在他底身上，不能污及我們。一個阿卜德拉的國民，決不有他這樣穢行。』

「或許我太苛薄了些，可是還請衆位設身處地，在瓦烏底地位，想一想！」

「他帶着救解世人痛苦的奇術，由阿卜德拉赴葛萊尼亞（Gerania）。這天暑氣炎熱，太陽的烈焰如無情的烤爐一般，照得天涯爲紅。沒有一片雲彩來滅殺它那焦灼的光威；也沒有一點風絲來爲焦渴的旅客送涼！祇這烈日蒸他底頭，吸他底血（於血管中），吮他底骨髓。焦渴的乾舌在喉，兩眼昏眩，他已爲暑熱所傷，只想找有陰影的地方——任何一株同情的孤樹，在其綠蓋之下，稍事休息，吸一口涼氣，少避那日神之無情的熱箭於片刻。」

「衆位都知道，由阿卜德拉到葛萊尼亞的一段路，兩個鐘頭的行程沒有大樹，也沒有灌木，旅人到了這等惡劣的境界，既不能竄到荒田上去取涼，可是又無法逃避正午直射的陽光。」

「可憐的瓦烏，最後祇好下了牲口。大自然不容許他再遲延，趕緊的使驢站住，而坐在驢底影子之下。——這乃是最懦弱而又可憐的休息方法！雖然如此，總算聊勝於無。」

「誰知道，竟有絕無感情，鐵石心腸的人，對於他底在這種環境下的苦同胞，竟不許其少留於驢底影子裏。如果不是我親眼看見，我真不敢相信世界上有這等樣的人——但是，他竟站在這裏，

還怒氣不息地，公然承認這是他自己作的事情。他更慢然自得地，以他底奇恥大辱爲可誇揚之舉；論理說，他決不應願意他同樣後生們再作這樣不要臉的舉動；可是，他竟然如此荒謬，在地方法院將他的事實判倒之後，他又巍然來到這四百人所組成的神聖最高法院，主張他底行爲爲正當。——他說：「案嚴密的法律說，我並非不讓他在驢影子裏坐，這是沒有過失的。我的要求是：他既租了我的驢子，這影子亦應給租錢。」可憐的，可恥的言語！如果有人拒絕旅客在樹蔭下乘涼。除非旅客給錢，我們對之作何感想？或者有人不讓大渴要死的外鄉行人，飲他那田裏所流出的水，我們又將說他是什麼樣人？

「啊！炭兒，對對於你的財產權，真算賴皮。——你說：「營得權利的人，無時作不正當的事。我並不是要虧負他，我是要求我賺下來的權利。如果驢是我的財產，那牠的影子，也是我的了。」——你不是如此說了嗎？你相信，或者你的聰明能言的律師也相信，像你這件危險的事實，能在法壇之前，借着他的雄辯和各種魔術，甚至於用瘋狂詭譎的詐語，壓服我們的理解，使我們承認影子爲實物，併默許某人對此有完全的主權嗎？」

「我在初審時，已將對方謬理的無效性懇陳存案。如果我再把些理由重復申述，那就誤用諸位大人的忍耐，辱沒諸位大人的賢明了。祇是尙有一點，不能已於言者：就是影子無論如何說，也不算是實物。因爲影子的成因，不是由於真實的或存在的東西；而是因爲某種物體旁邊，陽光不能達到的原故。我們上述的事件，乃原於太陽斜照的位置和驢的不透光性。不一定是驢，縱爲其他物件，放在那個地方，一樣的可以有影；因爲影的形像，在此並無關係。我的被保護人已明明說出，他並非一定要坐於一個驢的影子裏，乃坐在一個物體的影子裏；至於此物體是驢，某人之驢，或某地某人之驢，都沒有什麼關係。我已再三說過，影之成因並非由於驢性，乃是由物體性和不透光性。

「如果我也說費話，承認影子是物件，牠也應當是「公享物」，各個人對之都有享受權，（如同空氣一樣），誰先占有，誰就有先享權利。

「我再說，我簡直就承認驢影子是屬於驢的一部分，就如同牠的耳朵一樣，對方又得到什麼理由呢？瓦烏既租了驢，那影子便也租在內。因爲在任何租物法內，同樣規定：出租人應與租物人以該物之各種享受性，供其使用。按此，則炭兒那能再向瓦烏另索驢影錢？照邏輯說，二重體只有兩種

解釋：影子是驢的所有物，或者不是。如影子不屬於驢呢，則瓦鳥及其他人們對於影子和炭兒有同樣權利；如影子屬於驢呢，那末炭兒既將驢租與人，則影子也就租與人了。——他這種要求，更屬無理，正如同有人將琵琶賣給我，我要彈彈，他又另向我要音錢。

『這些理由，一般人已能洞悉，——只要一聽，就可以知道那一方面有理由。驢影是怎麼一回事？炭兒竟敢如此無恥，來潛賴他毫無主權的東西，蒙混貪利！縱說影子是真實的，也不該如此下流，爲了一點的東西，極說不得的事情，去同一個人，一個朋友，發生爭執！』

『像這樣的大無賴，法壇前的大罪犯，真人神共怒，上天不容。高尙的有權威的四百位大人，應置之不理；阿卜德拉境內，不應談及此事。原告人以不合理的，不合法的，可笑的控告和上訴，使毫無過犯的被告人，因打官司受了金錢的損失，原告不能不負賠償的責任，這是我代表我的被保護人，應有的最低限度的要求。說到賠償，如果這賠償的數目，要和那不才的原告的罪狀相等，那就是一個了不得的大賠償了！賠償被告家庭安全，營業，名譽，以及他的保護人在此案延長時間內所受的無數麻煩和無謂的攻擊！既經地方法院公正的判決，而竟敢無理的上訴，也應賠償！他竟拿這種

不名譽的案件，來最高法院混賴，也應賠償！最後，因此案竟惹起全城市及阿卜德拉全共和國的紛
呶，爭論和危險，也應賠償！

『有權威的大人，以為我要求的太多了麼？我要求的有不正當地方嗎？所有擁集在這法庭的
阿卜德拉的人士們，都要替它們的無辜被害的同胞，替共和國本身等着要求賠償！它們雖是不敢
開口，但是目光灼灼的，明白表示這是正義，這是不可拒絕的要求！一般國民們的信任心，法律的有
效性，以及公共的安寧和將來建設整個的國家安危，全看這回宣判能否滿足衆人的期望。並且，這
驢，曾經在世界的開始，許多天魔乘着那深夜要下降的時候，用牠宏大的聲音，把各位沉睡的神們
喚醒而救了天宮的大禍和滅亡；那末，這驢的影子，也應借此機會，把這極老的城市，最古的國家，在
飽經危險紛亂之後，重新造成幸福的時期。——借此賴皮驢影爭鬧的正理判決，使官民親善，永忘
已往的昏闇，使國家永遠昌明隆盛，幸甚！』

嬌憨之女神 (Die Grazien)

魏蘭原著
朱悞譯

嬌憨之女神，是魏蘭名著之一。Deutschland-Institut 因爲今年是魏蘭誕生二百年紀念，特出專刊，馳函徵文。譯者此調不彈已久，爲促進中德文化合作計，特譯嬌憨之女神，以餉讀者。又因此篇太長，特選譯第二章數頁，雖僅一斑，亦可窺見全豹。

嬌憨之女神，是魏蘭『離開了空虛的超人世間而又回到人間』註(一)以後之代表作品，具有一種輕快的人間的哲學，象徵一種飄逸的天真嬌憨，與他少年時代的人生觀完全相反，嬌憨



之女神，希臘文爲“*Charites*”拉丁文爲“*Gratae*”德文爲“*Grazien*”，在神話中爲天真嬌憨之女神，Hesiod 稱 Hephestos 之妻 Aglaia 爲嬌憨之女神中之最幼者；Homer 稱 Pasithea 爲年青嬌憨女神中之一，可見是多數，但講法人人不同。在 Boottian 地方，從古以來，卽崇敬三個嬌憨之女神，按 Hesiod 爲：

Aglaia

Euphrosyne

Thalia

她們的父親是 Zeus 母親是 Eurynome。又有人則以爲她們是 Helios 與 Agle（光明之神）之女兒。魏蘭寄托古代神話，以 Aglaia, Pasithea, Thalia 爲天真嬌憨之女神，寫其美的哲學及藝術觀，全篇用與黛娜（Danae）小姐對話的口氣，寫來栩栩生動，娓娓可聽。試擇譯第二章如左：

現在談到愛神，(Amor)——你認識他罷，黛娜？

『要是我不認識他；或祇從你朋友的畫中，或從舊的玉刻，或祇從 Daulle 與 Mechel 做 Copel 與 Yantoo 愛神的畫中認識他，又將怎樣呢？』

要是這樣，那麼一個法國的詩人便會很恭敬的請求你，進一步去認識他。但是我——我所能做的，只是替你可惜。

有一次愛神送失了道——他還非常之小——走到無懷葛天 (Arkadien) 註(1)的一片叢林裏。他走累了，臥在一株沒藥花下，睡著了。

水仙，蓮花，紫羅蘭，

茸茸生了一地，

軟軟的織成了愛神之牀。

啊，他睡得多好看呀！

花兒好似捧着上帝，

鵝絨似地，把他舉起。

要是你喜歡這首詩，黛娜，那你當謝謝荷默，（Homer）他予衆神之父親以同樣的臥榻，當 Juno 設法要使他忘記她是他的妻子的時候。

愛神醒來的時候，被三個女孩兒圍起來了，但是最美好的，最可愛的女孩兒，是他所從未見過的。

初一看來，好像是一模一樣的三個女孩，她們互相像得分別不出來。

她們天天向晚出去採花，拿來裝飾她們養母的臥榻。

中間最小的一個，連跑帶跳到愛神睡的地方，喊道：『那邊有許多花，』你可以想一想，當她們在花中看見小愛神的時候，她是多少驚喜！

『姐姐們，』她喊着，但是只用輕的聲音，不願去吵醒睡着的小孩：

『我看到什麼！哦，姐姐們，快來看！

一個——我叫他什麼呢？——不是女孩兒，

但是比最好看的女孩兒還可愛，

有一對小翅兒，在圓的，百合花樣白的肩膀上。

他睡在花上，

好像陽光鳥兒在花上打秋韃一樣。

你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可愛的！

姐姐們趕來了。她們三個都圍着睡着的愛神，又驚又愛地看他。

『多麼好看！小唇兒多麼嫣紅！

金黃色的髮兒，多麼捲曲！白的臂，多麼圓潤！

啊，看呀，他睡着微笑——他笑的時候，

在腮上有兩個小窩兒——婀格拉雅，我們捉住他，

不要等到他醒了飛走了！——『促住他，

你這小耍子要把他怎樣呢？』

『你問的是什麼話！』

『簡單地說，好姐姐，要同我們玩，

同我們說笑，唱歌，說故事，

姐姐們，不是這樣嗎？』

『但是，啊，喲，蒂婀娜，』——三姊妹中最小的喊道，『這是什麼！一張弓，一袋兒小的金箭，散滿了一地。我怕！』

『啊，姐姐們，要使是愛神，

我們怎麼辦呢！』

『不會的，帕茜隄婀娜。他太好看了，不會是愛神！

你可曾見過這樣好看的小臉袋嗎？』

最好看的女孩子也沒有這樣！

「難道他是那小的毒龍，

母親常常講到的，

吃女孩子心的嗎？不會的，不會的！

要是愛神，多麼可怕；

可是這是何等可愛；決不會是愛神！」

「我怕，心跳起來了，」溫柔的帕茜隄說。那天真無邪的女孩！那並不是怕，使她心跳；那正是情愛。

「走罷，姐姐們，」婀格拉雅說；「最妥不過的，我們逃罷！」

「不要這樣響，」較胆大的她利亞輕輕的說，她心中不能決定，馬上就離開愛神。「無論他是

什麼，我可以一定說，他不會使我們難過的。」

「可是他要是愛神呢？」帕茜隄柯回答；「最妥不過的，我們還是逃罷！」

「姐姐們，」她利亞說，「我想出來了：

怎麼樣，要是我們用花把他捆起來，

一重重捆着，手上，腿上，

用玫瑰和籐蔓的鍊兒？

那讓他是愛神也好！

讓他掙扎，怒叫，動彈！

他終在我們的手裏！

我們折斷他的箭兒，

不放他自由；他先須答應我們，

同小羊一樣馴服。」

她們喜歡這個主意。遂都放下花圈，再織上新鮮的花，一重重綑上愛神的手足翅膀，當愛神醒來的時候，縱使他用盡平日強制神人的力量，也不能自拔。

她們三人，藏在玫瑰花後，看他如何醒來。但她們不久出來，不使他無從捉摸，究竟誰使他這樣狼狽。她們的笑聲，洩示了她們的處所。愛神從玫瑰叢中看見了她們，心中滿是欣悅；因為自從他作愛神以來，從沒有看見這般可愛的女兒。他用他誘惑人們時的慣用的口氣，向她們叫道：

「美麗的女神，啊，救救我可憐的孩子！

不要離開我！

我是愛神，是情愛的女神的兒子，

迷失了道路在你們的林中。

一定是山妖把我這樣網起來了，

因為我一點不提防的無辜的睡着。」

「你們聽見他說的什麼？」帕茜隄說；「他自己說出來了。」

「但是他央求得可憐見的，」溫柔的帕茜隄說；「我們還是走過去罷；他網得很緊，不會怎樣地。」

「那麼你是愛神了，」她利亞微笑地問他。

「是的，美麗的女神，我是 AMOR，是情愛之神，是最甜蜜的快樂之神；我從未這樣圓滿地覺得我是愛神，有如現在看見你們的時候。」

「你是一個慣會媚人的孩子，」女郎回答；「但是你先不要對我們亂說！正因為你是愛神，我們不能放你。」

「爲什麼因為我是愛神，就不放我？」

「我們先要把你的箭折斷了。」——

「你們先要把我的箭折斷嗎？」

我對你們得罪了些什麼呢？」

愛你們，是不得了的罪過嗎？」

可是，只管折斷吧，於我有什麼關係呢！」

我可以用你們嬌好的流盼，

替代箭兒，來裝飾我的籃兒！」

他這樣媚着，又一句句央告着，於是善良的女郎們漸漸游移起來，不知如何做是好。

「要是他直是愛神，她們互相低低說道，『那一定有兩個愛神。這一個一點不像母親所常對我們警戒的那個。他這樣和愛，這樣天真無邪！我想，放了他罷！』」

「可是要是他飛走了呢？」

愛神聽見了這最後的一句話。「不會的，可愛的男神！你們對於我所施的吸力，可以更好告訴你們！我只要想到，要離開你們，便不能忍受。我不願別的，只願永久和你們耽在一起。」

「那麼你要同我們來，住在我們家裏，同我們一起玩？」

「是的，我願意。」愛神說：

「要想離棄你們？」

那我不配是愛神了！

把你們放在荒避的森林裏，

同木怪和牧人在一起，

獨自回到 Paphos 去？註(三)

不會的，可愛的姊姊們，不會的！

你們太可人了，

不應該專屬 Cytherea 一人！註(四)

我帶你們到她那裏去，

來與旺她的朝廷，

來作她的游伴。」

女郎們都很中意——*Paphos*！情愛女神之宮殿！——照愛神的話看來，那邊一定是很好玩的。

「多麼一種甜美的——我叫他什麼好呢？——滲透了我的全身，當他說話的時候？」帕茜隄 婀低低地說。——「我好像從夢中醒過來一般。」——「我恐怕，他在用法術治我們。」婀格拉雅說。——「要不聽他甜蜜的語言，簡直是不可能的。」她利亞說。——於是她們開始解放他起來。

當他能動彈他的美麗的手臂時，他多麼高興！黛娜，你試猜猜，他第一用他的臂做什麼，不是別的，却就要去抱來解放他的女郎。

「怎樣，你已經這樣輕快了嗎？」她利亞微笑地說，「你才只有一條臂自由呢？等一等，愛神！你

要是不對我們立誓，你將要規規矩矩，那條臂不放你自由！

『難道我不能和你們接吻嗎？』

『什麼，接吻？』——她叫着，同時臉上泛着最鮮艷的玫瑰紅的顏色：——

『不能，愛神，不能！』

要是我們讓男孩子接吻，

我們將受嚴厲的譴責！

不能，愛神，這是辦不到的！

『接吻使人痛苦，

我常聽母親這樣講；

那不是玩的！

那使嘴唇發熱，

使鼻子和下頤發癢，

並且壓到心上！」

「同妖怪接吻，不錯，那我也承認，

那使人痛苦。

但是同我則完全不同，

我的接吻可以使人心甜美。

試一試罷！你們將要感謝我的！」

「不，我們先要問到了母親；

那不是玩的！」

「好罷，」愛神淘氣的說，同時在他臉上有不可形容的憨態，「我曉得了，一定要強迫你們使

你們幸福。你們不久將有另外一種感想。」

他以爲現在很容易解放了。但結果相反。他幾乎可以掙斷金鋼鑽鍊的；但是這花鍊却怎樣也弄他不斷。——「這究竟是什麼女孩子？」他暗忖着，同時釘着她們看，彷彿要看出她們的神祕所在來似地。

「你爲什麼這樣嚴肅地望吾們？」婀格拉雅說。

「我自己問自己，你們三個中間那一個我是最愛的？」

「你怎樣回答自己呢？」

「你們三個都是一般可愛，我沒有別法，只有——你們三個都愛。」

「但是你最喜歡我們三個中間那一個呢？」

「誰先讓我接吻的，我就喜歡誰！」

「姐姐，姐姐，」婀格拉雅歎着說：「我恐怕我們這樣同他講下去，將要後悔。」

但是無辜的女孩子，她們將怎麼辦呢！太陽已經下去了。她們須得回去；但是把愛神這樣細着

放在森林裏，是如何殘忍，她們中間沒有一個肯片刻這樣想的。

「來罷，愛神，」她們說，「我們且放你；可是你先須對我們發誓，你要乖乖的，凡我們命令的，你都得去做！」

「誰想得到，」他叫道，「這樣美好的女郎會這樣不信任！可是凡你們所要的，我都願意。

對着你們溫柔的流盼，

所引起深切的喜悅！

對着這百花的鍊子，

.....

愛神向你們發誓——你們要什麼就做什麼！

「對這樣的起誓，你們好姑娘們總可以滿意，認為够了罷？」

真是不可思議，黛娜，自從第一個女人被誓欺騙了後，總還有不斷的女子，甘心讓誓去欺騙，這些誓的分量，實際上比這個誓不見得重過分毫！

.....

一九三三，十四，譯於青溪。

註一 自一七五八年，*Lady Johanna Gray*”出版後，*Lessing* 批評說： *Wieland hat "die äthenischen Sphären Verlassen und Wandle wieder unter der Menschen Kindern,*

註二 *Arkadien* 是詩人所吟賞的希臘 *Peloponnes* 半島高原的游牧民族，風俗醇厚，相當吾國之無懷葛天。

註三 *Paphos* 在 *Kypros* 島上，有堂皇富麗的寺院，爲 *Aphrodite*（希臘神話中情愛與美麗之女神）之宮殿。

註四 *Cythera*，愛神之母，即 *Venus*，*Aphrodite* 之別名。

魏蘭年譜 (根據 Flaischlen)

一七三三 九月五日生於 Biberach 比貝拉哈附近之 Oberholzheim 與多惱河畔之 Dim 域相距不遠，祖爲 Biberach 市長，父名 Thomas Adam 業牧師，母 Regine Katherine Krick 杞克民，爲巴登邦一少校之女。魏蘭生而瘦弱。

一七三六 父升遷比貝拉哈。入市立小學，好讀書，尤喜當時之文士 Brocks。

一七四七 至 Magdeburg 附近之 Beaga 貝兒伽修道院。此處爲 Halle 哈來區虔信派

重地。習拉丁及希臘文，讀 Bayle 書，內心起宗教信仰戰爭，終至煩惱懷疑。

一七四九 入 Erfurt 大學研究 Don Quixote。

一七五〇 四月回比貝拉哈戀愛 Sophie Gutermann 莎菲，乃其母的姪女，父為 Angsbu-
rg 之名醫，隨即訂婚。十一月遷 Tübingen 大學習法律。

一七五一 在比貝拉哈起草一詩，題名「物之本性」，此時完成。五月作頌愛情歌。與瑞士文
學家 Bodmer 波特美兒始通函。

一七五二 作訓誡函十二通，取亞力山大詩體裁。成 (Anti-ovid) 反奧微。反對作時髦淺
易詩。「故事集」無韻詩體。「春」詩人 Lessing 予以好評曰：「作者合於我詩人中，佔一優越地
位。」六月回比貝拉哈。十月與莎菲會。至瑞士 Zurich 訪波特美兒，波不飲酒，不吸煙，為理想家，待
魏蘭如子，因此與己同一反對 Gottsched，更成莫逆。

一七五三 仿 Klopstock 體裁作「死者致諸友書」，Lessing 對此有評語曰：「此為瑞士
贈與我輩的傑作之一。」「受試的亞伯拉罕」脫稿。莎菲與魏蘭父母起爭端，遂赴 Angsbu-

不久即嫁與 *Kurmairnz* 的宮廷顧問 *Laroche*。魏蘭因刺激之下，日漸移其興趣以向通神學之道。

一七五四 「讚神歌」。「頌耶穌降生及復活歌」。月別波特美兒，又交新友。

一七五五 作文大詆 *Gottsched*

七七五六 「頌神之永在」，「同情」，信十四通，半詩體。有厭世意。

一七五七 「一個基督徒的感覺」，作 (*Cyrus*)。

一七五八 「少年心性教養院計畫書」作後，被 *Lessing* 所撕毀。「*Jonanna Gray* 女士又名宗教之勝利」，五幕悲劇，

一七五九 漸作入世觀。三月自述云：「我漸由昏睡醒過來了」。六月在 *Bern* 任家庭教員。

七月識 *Julie von Bendeli* 尤麗，一位多才伶俐的姑娘，即與訂婚，尤麗後爲盧騷之女友。

一七六〇 (*Araspes und Panthea*)。(*Clementina von Poretta*)。五幕悲劇，表演教

派之爭。四月被任爲比貝拉哈市會議員。五月還鄉。七月任祕書長，俸薪一千 *Gulden*，遭人嫉忌。

一七六一 與尤麗之關係轉變冷淡。(Agathon) 小說起稿。十一月與 Christine Haged 克麗士提內戀愛，惟因教派關係，不能成婚。

一七六二 愈感孤寂。重遇莎菲。譯莎士比亞的戲劇「夏夜之夢」。

一七六三 從事「Agathon」之寫作。

一七六四 仿 Doe Quixote 作諷諷滑稽小說「自然之勝沈迷」。

一七六五 與尤麗解除婚約。「滑稽故事」，陳述雖美妙，然而引起不少反感。十月二十一日與 Anna Dorothea Hillenbrandt 安娜結婚。安娜本為莎菲親屬，係 Augsburg 商人之女。夫婦情愛彌篤，共享幸福。凡三十六年，產兒女十四人。魏蘭嘗言：「伊非理想之女子，毫無光耀觸目之質，只是一良好的適意的當家主婦」。

一七六六 魏蘭於比貝拉哈郊外賃一別墅，夏月於此成 (Agathon) 的歷史，蓋假蘇格拉底時代的景象，以陳述自身之進展與志願。Lessing 爲之評曰：「這是爲着理想頭腦寫的第一品，惟一具有古典意味的小說」。

一七六八 (Idris und Zenide) 英雄而談諧的歌曲，暗示真愛情之戰勝性慾與沈迷，也即 (Oberon) 之先導。(Murrion) 又名優美之哲學，形式與思想上俱為詩中之傑作，對於歌德，也會發生極大影響。

一七六九 被任為 Kurmainz 參政官並為 Erfurt 大學哲學教授，講人類史，哲學，美術等課。(Diogenes)

一七七〇 「人類心性祕史」二集。(Komdabus) 敘事詩。(Die Grazien) 詩六卷。

一七七一 (Des neue Amadis,) 談諧歌曲十八首。五月旅行 Koblenz, 訪莎菲及他友。十一月初至 Weimar.

一七七二 「金鑑又名 Scheschian 列王」帶東方色彩的政治哲學小說。被台至 Weimar 為王子 Karl August 之師，乃辭大學教授職。

一七七三 (Alceste) 五幕歌劇。主編 (Der Deutsche Merkur) 初次出版。(Herkules) 之選舉。歌德作滑稽曲「神，英雄與魏蘭」以反應魏蘭近作。

- 一七七四 (Abderiten) 二卷出版。被告的 (Amor) 歌曲四首，後增爲五首。
- 一七七五 「哲學家 Danischmend 的歷史」爲「金鑑」之續編。九月歌德應聘至 Weimar, 兩人結莫逆之交。
- 一七七六 「冬天故事」購置園業於郊外。「Gondalin」又名以愛報愛，詩八卷。Herder 至 Weimar 時魏蘭已四十三歲，Herder 三十二歲，歌德方二十七歲，三人互相友善。
- 一七七七 「貴族 Geron」。「夏天故事又名騾之柵」旅行至 Frankfurt, Darmstadt, Mannheim. 會莎菲。
- 一七七八 「Schach Lolo 又名掌權者之神賦的權柄」Abderiten 第三卷。(Oberon) 起稿。
- 一七七九 「驢影訟案」。
- 一七八〇 英雄詩 (Oberon) 共歌曲十四部完成，大受歡迎。Abderiten 末卷完成。
- 一七八二 「Horatius 的信札」譯並註釋。

- 一七八三 (Clelia und Simibald) 十二世紀的故事，十卷。
- 一七八五 零碎散文。
- 一七八六 「Horatius諷刺詩」譯譯並註釋。主編童話(Dachinnistan)。
- 一七八七 Schiller 初到 Weimar
- 一七八八 「Lucian全集」譯譯並註釋。
- 一七八九 法國發生革命，魏蘭於 Merkur 月刊中發表論文一篇，題名：「告法國國民會議書」。
- 一七九一 仿 Lucian 體裁，作「新的神語」，論時局問題。
- 一七九五 「水桶」敘事詩。
- 一七九六 辭去 Merkur 月刊編輯事，主辦新雜誌 (Attisches Museum)
- 一七九七 在 Weimar 及 Apolda 間之 Ossmanstedt 購置田產。
- 一七九八 向法國獻策，舉 Bena parte 爲獨裁執政；一年半後，此事果然實現。譯 Aristopha-

nl's 所作之「雲」[Aristipp]新小說起稿。

一七九九 魏蘭母親去世。譯 Xenophon 記蘇格拉底言論。

一八〇〇 [Aristipp]完成，陳述蘇格拉底時代的光景。歌德評曰：「哲學與世界享受得如此活躍之連貫，使人對此美士，傾心嚮往」。

一八〇一 爲 Osmannstedt 田產之故，陷入經濟困境。魏蘭妻去世。

一八〇二 譯 Xenophon 之「宴會集」。

一八〇三 與 Kleist 訂交。出售 Osmannstedt 產業，另購屋於 Weimar，遷居之。譯 Euripides 之 (Ion)。「受試的友誼與愛情」。歌德後因以作 (Wahlverwandschaften)

一八〇四 (Krates und Hipperchia)

一八〇五 Schiller 逝世。「Euthanasia，論死後之生活的三篇對話」譯 Euripides 之

[Helena]「Das Hexameron von Rosenhain」

一八〇六 譯 Aristophanes 之「鳥」。拿破侖稱魏蘭爲德意志的 Voltaire。

一八〇七 Sophie Larochoces 莎菲去世。

一八〇八 編譯 Cicero 信札。

一八〇九 加入道德協進社。

一八一〇 「Merlin 由 Brosseliand 林墓中發出的預言」。

一八一— 乘車出遊墮傷，折鎖骨，宮廷與全市俱致慰問。

一八一三 一月十日中風疾作；一月二十日逝世，末句言辭爲「Hamlet 的存在與不存在」。

二十五日葬於 Osmannstedt。二月十八日歌德爲悼詞曰：「爲魏蘭作弟兄的紀念」。